

與阿嬤去曬棉被

文：圖安 圖：黃小燕

跟阿嬤去賣掃帚



文：簡嬪

圖：黃小燕

作者 · 簡 嫻

那段時日不論走路或盯著咖啡館窗外醜陋的電線桿，我問自己：「童年農村生活裡，哪一樣東西已永遠消逝？」

不是蕃薯香，也不是木屐、斗笠，我想了很久，突然腦海裡浮現輪廓：

我已經二十多年沒抱過稻草，沒在稻草堆打滾了！

被太陽曬得乾酥的稻草，抱在懷裡如被十幾個阿嬤用粗繭的手磨臉的感覺重新回來，

於是想起綁掃帚的往事，想起六〇年代農村那一群「有信仰」的人。

如果我的故事還有一點暖度，那是因為我做小孩時，大人們身教的結果。

他們沒教大道理，只是示範人與土地，人與人之間的「親情」。

小燕女士以燦爛手法繪製這個故事令人驚豔，她完全理解我的想法：掃帚的意義本來就不在掃帚上。

- 生於宜蘭縣冬山河畔，台大中文系畢業。現專事寫作。作品以散文為主，著有《水問》、《只緣身在此山中》、《月娘照眠床》、《私房書》、《下午茶》、《夢遊書》、《胭脂盆地》、《女兒紅》、《頑童小蕃茄》、《紅嬰仔》、《天涯海角》等十餘種。



簡
嫻
·
黃
小
燕

斗笠、掃把、金柑糖、木屐、茶壺、枝仔冰、花棉被、腳踏車、溪邊洗衣以及田間小路。

那是台灣的童年，也是記憶中的童年。

在那個足以引起鄉愁的年代，最讓人追憶與珍惜的是人與人之間的敦厚與信任，於是我使用了多溫暖的色彩：

而畫中的拼貼正足以拉出現實裡的以及想像中的空間。

我一直是簡嫻的讀者，尤其她的文字在柔軟背後的寬闊與厚實。

翻遍台灣早期民間生活紀錄或資料，我們找到如何碾米做年糕麻薯，再怎樣鋸木縫布做木屐。

還有農家織戶紡紗裁衣，可是卻極少找到掃帚怎麼做。我問母親她小時後做過掃帚嗎？

她說當時桃園台地是用曬乾的菅芒花綁的，我讀簡嫻的童年，原來蘭陽平原當地的掃帚則是用乾稻草裁編的。

於是我跟著故事裡的小女孩的眼睛，看見秋天的蘭陽平原、看見一群小孩在昏黃的燈下幫忙揀草，

看見鄉下婦女勤勞簡樸及熱情的生活切面，當然也看到當時台灣少年在淳樸的日子裡單純的渴望。

- 藝術家，並在台灣藝術大學美術系及台北藝術大學劇設系兼課。1965年12月7日 出生於台灣桃園，旅居巴黎十年後返家，目前移居淡水鎮。出版過個人畫冊共四集，《藝術散步——旅法藝術家攝影訪談錄》，《版畫師傅——廖修平傳記》，及《以巴黎為藉口》。第一次畫「繪本」。

跟阿嬤賣掃把/黃小燕

斗笠、掃把、金柑糖、木屐、茶壺、枝仔冰、花棉被、腳踏車、溪邊洗衣以及田間小路。那是台灣的童年，也是記憶中的童年。在那個足以引起鄉愁的年代，最讓人追憶與珍惜的是人與人之間的敦厚與信任，於是我使用了多溫暖的色彩；而畫中的拼貼正足以拉出現實裡的以及想像中的空間。我一直是簡媜的讀者，尤其她的文字在柔軟背後的寬闊與厚實。

翻遍台灣早期民間生活紀錄或資料，我們找到如何碾米做年糕麻薯，再怎樣鋸木縫布做木屐，還有農家織戶紡紗裁衣，可是卻極少找到掃把怎麼做。我問母親她小時後做過掃把嗎？她說當時桃園台地是用曬乾的菅芒花綁的，我讀簡媜的童年，原來蘭陽平原當地的掃把則是用乾稻草裁編的。於是我跟著故事裡的小女孩的眼睛，看見秋天的蘭陽平原、看見一群小孩在昏黃的燈下幫忙揀草、看見鄉下婦女勤勞簡樸及熱情的生活切面，當然也看到當時台灣少年在淳樸的日子裡單純的渴望。





豐饒的蘭陽平原

蘭陽平原位於臺灣東北方，是一處富庶而美麗的土地。當農人播下的稻種緩緩長高之際，大地就像鋪上鮮綠的地毯。等到收穫季節，收割下的稻穀裝滿了一袋又一袋。豐盛的收成，不僅足以供應平原上的每一戶人家，也提供了其他大城小鎮的生活所需。

事實上，這片肥沃的土地，一開始並沒有出現在先民開墾台灣的理想地圖內，直到西部的土地即將被開墾完畢，人們才發現到這一處新天地。於是，在清朝嘉慶年間的時候，一批帶著耕種工具的人們，進入蘭陽平原開闢了第一塊農田，而此時距離西部首次開墾的時間，已有三十餘年的光陰了。

隨著開墾工作的進展，平原上開始出現農人們聚居的村落。每一個村落的名字背後都有一段故事。例如「頭圍」、「二圍」、「三圍」等地名，指的是依照前後順序建立的村落。「二堵」、「三堵」，說明了原居此地的平埔族與後來入墾的新移民之間的互動關係。為了生存、為了保衛土地不受新移民的侵佔，原住民設立了一種稱為「堵」的防禦設施，然而最終他們還是逐漸消失在這片平原上，只留下地名，證明了他們曾經在此生活。例如位於冬山河旁的利澤簡，噶瑪蘭語指的是「休息之所」。噶瑪蘭族是平原上佔多數的原住民，喜歡居住在靠近海邊或河流的地方。同樣位於冬山河附近的珍珠里圍，也是噶瑪蘭族的舊居，雖然從字面上來看似乎與「珍珠」有關，不過真正的字義指的是「燒酒螺」。

經過農人的用心耕耘，蘭陽平原從大河奔流而過的草原荒地，轉變如棋盤般整齊切割的農田。在此落地生根的農人，建築了三合院用來遮風避雨，屋外種滿刺竹，當作天然的圍牆，同時也用來防禦來犯的盜賊匪徒。若從高處俯瞰平原，一戶戶被綠叢包圍的農舍，就像灑落在棋盤上的棋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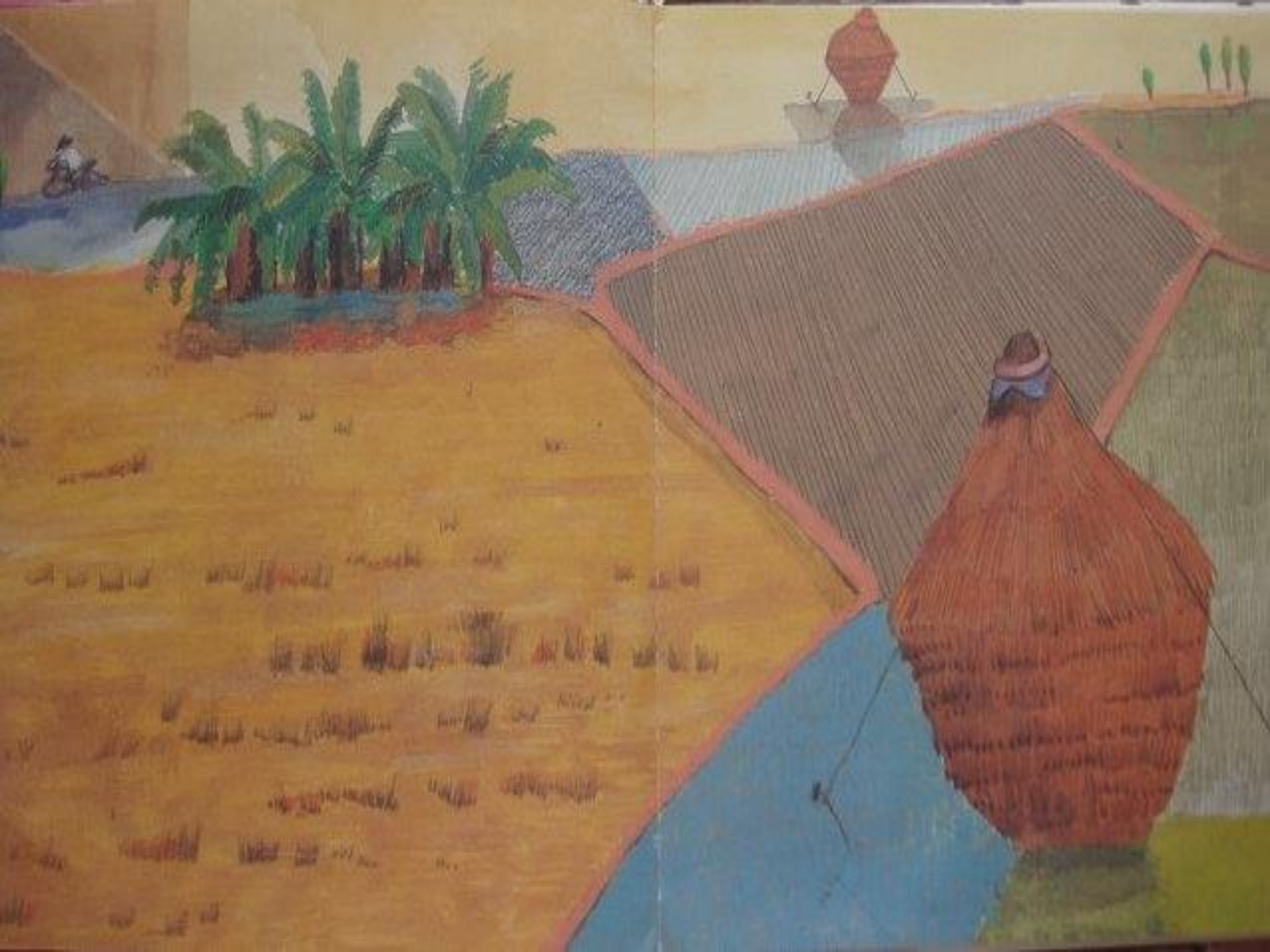
農家的生活所需，一切都是自己動手做。田裡自家種植的稻穀、青菜，還有家裡所養的雞、鴨、鵝、豬等動物，都是餐桌上美味飯菜的來源。日常生活用具也可以用身邊隨手可得的材料來製作。像是河邊的竹枝、田間的稻草，就可以用來綁掃把。而這類工作，通常都是家中的阿嬤、媽媽、女兒、孫女們，利用幫忙農事的休息時間完成。隨著社會型態的轉變，手工製造的器具已經逐漸從我們的生活中消失，但是古早年代人們勤奮與珍惜資源的精神，永遠值得被紀念與代代流傳。

紀念——

六〇年代台灣農村

那一群勤勞、有毅力又能相互成全的人







那是秋天的故事。收割之後，田變瘦，路變胖了。我記得空氣裏有成

熟稻穀的香味，曬乾的稻草在風中演奏「沙沙沙」的樂曲，彷彿呼喚庄

稼人將它們收攏起來，堆成一座巨大的草垛。

當然，還有一些特別的——

我家住在蘭陽平原一個叫「武罕」的地方，據說原是噶瑪蘭族「穆罕穆罕社」的所在地。「穆罕穆罕」就是新月形沙丘的意思。我不知道新月形沙丘在哪裡，只知道每戶農舍旁站著一座比滿月還要胖的草垛，我們叫它「ㄅㄨ——ㄅㄨㄝ」，如果「ㄅㄨ」唸一拍的話，「ㄅㄨㄝ」要唸兩拍，才能顯出它的龐大。

ㄅㄨ——ㄅㄨㄝ——。





我家有兩座「ㄅㄨㄣ ㄅㄨㄣ」，其中一座歪歪的，像醉酒的月亮。

那年秋天，堆好「ㄅㄨㄣ ㄅㄨㄣ」後不久，阿嬤一大早就到河邊摘竹枝，

等我中午放學回來，稻埕上除了正在攤曬的竹枝，還有一堆新鮮、漂亮的乾稻草。

「阿嬤，您又要綁掃帚啦？」我高興的問。

「是呀，吃飽來幫忙揀草。」她說。

「阿嬤，您要賣掃帚的時候，帶我去好不好？」

阿嬤沒說話，只是抿著嘴笑。我知道她答應了。



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，我們村的每個阿嬤、阿母都會綁掃帚；她們一有空就在竹叢下、曬穀場、客廳或穀倉間綁好一支支掃帚，再趁農閒挑到附近幾個村子叫賣。通常一擔約六七十支掃帚，大概有三十公斤重。村裡最厲害的阿嬤一擔可挑一百支，扁擔左右各掛五十支，如果你正好遇到她，就只會看到兩大團正在快速移動的「ㄉㄤ ㄅㄨˊ」而已。不要懷疑，當你大喊：「阿——嬌——嬤！」

「ㄉㄤ ㄅㄨˊ」會發出沈重的「嗯哼」聲，回答說：「乖——哦！」

附近幾個村子其實都不在附近，從清晨六點出發到下午返家，這一趟路將近二十公里。





要綁好一支掃帚並不容易，步驟很多，我們小孩的工作就是「揀

草」：一手抓緊一叢稻草，另一隻手，像梳子般耙掉稻草外皮，剩下細

滑、堅韌的稻桿部份就是掃帚的基本材料。（一支掃帚需含五小束稻桿，六十支需三百束，每一束稻草需耙六七次才乾淨），三百束就得耙很多很多次……。

耙到五根手指內側都出血了，換另一隻手。可惜腳趾頭完全幫不上忙，因此，

十根手指頭有時會向十根腳趾頭抱怨，好像它們是沒用的傢伙。排排站的腳趾頭

看起來像長著小臉的人，一副很羞愧的樣子。這麼一來，手指頭也就稍微忘記疼

痛，繼續耙草了。

另外一個讓人忘記疼痛的理由是，阿嬤賣完掃帚後都會變得比較慷慨，她會買

「金柑仔糖」、「梅仔餅」或其他一些我還不知道的寶貝給我們吃。

我心裡想：這次會買哪樣呢？想著想著，也就忘記疼痛了。





夜晚，竹林外傳來蛙鼓，不知名的蟲叫聲好像在開村民大會。客廳天

花板點著一粒「電火球」，暈黃的燈光下，阿嬤與阿母趕工綁掃帚；她們

把鐵絲的一端繫在門檻處，拉直，依序網入五束與竹枝綁在一起的稻梗，慢慢捲成一支瘦瘦長長像穿蓬蓬裙的掃帚。

阿嬤利用左邊門檻，阿母用右邊的。有時，她們會背撞背，「哎喲」一聲，又


各捲各的掃帚。燈泡將她們的身影映在牆上，兩人變成決鬥中的巨人，偶爾，也像在跳舞。

我與弟弟妹妹們負責用小刀把掃帚上凸出來的草頭裁掉，免得它扎手。最後，

阿母會用手逆勢拂過掃帚把柄，確定每一支都是完美的才行。

「明天會不會下雨？會不會賣不掉？」我躺在床上擔心得睡不著，後來不知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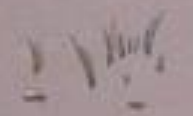
的也就睡著了。



「是好天！」阿嬤說。

曬穀場上站著一大擔金黃色掃帚，早晨的陽光溫柔的照著，我幾乎以

為，它是一群跳舞的女孩。



「總共六十二支。」阿母說。

阿嬤微微彎腰，先將扁擔搭在肩膀，「嘿喲」一聲，用力挑起，快步向前行。

阿母吩咐我：「要懂事，莫貪玩，不要『生雞蛋的沒，放雞屎的有』！」

「知道啦！」我戴好斗笠，提起小茶壺，趕緊去追阿嬤。

「買——掃——帚哦——」我大喊。

「憨孫呢喂——」阿嬤說：「在自己村裡，賣給誰啊？」





我們沿著碎石路快步前進——其實是小跑步，阿嬤走得很快，彷彿腳

底抹油，不久，就走出小村。太陽原本在我的小腿位置，現在已經爬到

背上了。

阿嬤說，我們要去比較遠的「利澤簡」賣，因為「珍珠里簡」、「三堵」幾個地

方，上個禮拜已被阿嬌孀「賣過」了。

「買掃帚，來買掃——帚哦——」阿嬤扯開喉嚨大喊。她的聲音像展翅的老鷹，滑過田野，嚇跑一群麻雀，踢倒幾隻田蛙，叫醒竹園內的狗兒。

「汪！汪汪！汪汪汪！」一條黃狗衝出來，幾隻雞被迫得半跑半飛。

就在這時，我們前面河邊的野薑花叢突然竄出一位阿婆，手裡揪著正在洗的衣服，朝那條很緊張的狗喊：「閉嘴！」再回頭笑咪咪的問阿嬤：「老姊妹，掃帚一支多少？」

「五元。」我說。

「買兩支，」她說：「不過，我身上沒帶錢，你們去我家跟我媳婦拿。」

她告訴我們她家的位置，還指著不遠的竹園說，那是林家莊，應該會有很多人「交觀」才對。

我抱著兩支最漂亮的掃帚送到阿婆家，收了十元。又快快的在路邊採了一把黏黏的茛菪——明天帶到學校「攻擊」同學的衣服，再去追阿嬤，她已經走進林家莊了。





「來買掃帚哦——」我一面喊，一面氣喘吁吁的跑進林家莊。

突然發現一群正在挑掃帚的女人抬頭打量我，繼而哄堂大笑，好像我

是一支遲到的掃帚。

「這我大孫啦！」阿嬤對她們說。

接著，她們變成一群麻雀：吱吱喳喳哈哈，哎喲「有影沒」吱吱喳喳……。

我覺得不好意思，故意走開，但耳朵還是聽到阿嬤繼續說「七早八早起來讀冊」、

「不時拿獎狀」之類的話。當一群麻雀開始聊她們的孩子、孫子時，嘴巴簡直停不

下來。





就在田邊，我看到水丁香開著黃嫩嫩的小花，像一群搵翅的小粉蝶。

伸手要採時，發現旁邊長著一叢火炭母草，更幸運的是，一顆顆透明、飽滿的「肉珠仔」果子居然沒被其他小孩發現。我急猴猴的採了幾顆送入嘴裡，享受那般酸酸甜甜的滋味。當然，也不忘把自己的口袋裝滿。

忽然，一陣鈴聲在田野間響起。叮鈴鈴噹——。啊，多麼熟悉的聲音！

「來買枝仔冰哦——，」一個男人的嗓音，伴隨鈴聲，像朗誦經文般慢慢喊出：「紅豆啊冰，芋仔啊冰，鳳梨啊冰，李鹽啊冰——哦！」

他喊得很慢，所以有足夠的時間讓聽者在腦海浮出每一種冰棒的形狀、味道，從一支完整的紅豆冰到另一支完整的李鹽冰，一縷冰煙慢慢的散開來。

我四處張望，沒找到「枝仔冰」伯的蹤影，倒看到阿嬈走出來，果然掃帚少了一些。



「嬖，要不要吃『肉珠仔』？」

她當然不會吃這種小孩用來「填嘴空」的野花野草。

「嬖，賣枝仔冰的來了咧！」我小聲提醒她。

她握著小茶壺仰頭灌水，彷彿沒聽到我的話。

幸好沒聽到，否則又要「唸」：「沒做到事，光想到吃。」

我猜我們一定在林家莊把運氣用光了，因為接下來掃帚賣得很慢。在田裡、菜

園幹活的人沒興趣買，竹圍農舍內的人出門工作了，叫半天也看不到半條人影。

好不容易有人想買，又跟阿嬖討價還價老半天。







秋天的太陽時而溫和時而兇猛，如果在樹蔭下，會覺得太陽像軟綿綿的貓，若走在路上，太陽馬上變成餓虎。

就這樣，阿嬈和我頂著兩頭老虎太陽繞來繞去，田埂、小路、獨木橋、柏油路，從拖鞋露出的十根腳趾頭已經灰頭土臉了，氣嘟嘟的抱怨十根手指頭好輕鬆喲，除了提空水壺，什麼也不用做。

「買——掃——帚哦，好用的掃帚哦！」阿嬈喊。

「買——掃——帚哦，好用的掃帚哦！」我喊。

「叮鈴——鈴，叮鈴鈴——噹！」

隱隱約約聽到「枝仔冰」伯的鈴聲，卻看不到人影。不知道他的枝仔冰賣完了沒？一定快賣完了，不，已經賣完了。這麼熱的中午，口渴的人當然想到冰棒，誰會想到掃帚？它又不能用來打老虎太陽。

阿嬤獨自進入一處竹圍叫賣，我在路頭等著。茂密的竹叢溢出一陣陣炊煙，煙裡有剛瀝起的米飯香。一位揹嬰兒的阿嫂提飯籃走出來，要送給在遠處田裡工作的人吃。

口袋裡的「肉珠仔」吃光了，我的肚子開始咕嚕咕嚕叫。左看右看，這條小路除了雜草，只有路中央的那坨牛糞而已。





好大的一坨牛糞！我撿起石子朝它丟過去，「咚」，沒中，「剝」，中了。我又把它當成一隻蜷縮的烏龜，快跑，衝向它，憑空跳起，通過了。

阿嬤還沒出來。我蹲在褐黑色的牛糞旁，猜想那頭牛有多壯？牛糞應該是一、兩天前「生產」的，因為已有蟲子忙進忙出。而且除了我剛剛丟擲的石子陷在裡面之外，有人用葉片、草莖幫它「打扮」過了。糞堆兩旁印了幾條腳踏車的輪胎痕。我猜，其中一條是「枝仔冰」伯壓的。

阿嬤終於出來了，她一手搭著扁擔一端，我以為掃帚已經賣完了，走近，才看到她的背後還掛著一支。

最後一支掃帚，恐怕賣不出去了。



「阿嬤，」我央求她：「肚子好餓，我們回家好不好？」

阿嬤沈默的走著，忽然回頭，用嚴厲的口吻問：「妳看過我沒賣完掃帚就回家

嗎？」

沒有。我從未看過「掃帚回家」，不管走多遠，她一定賣光才回家。



我們又走了一段路，水壺早就空了。眼前三岔路口有一棵大榕樹，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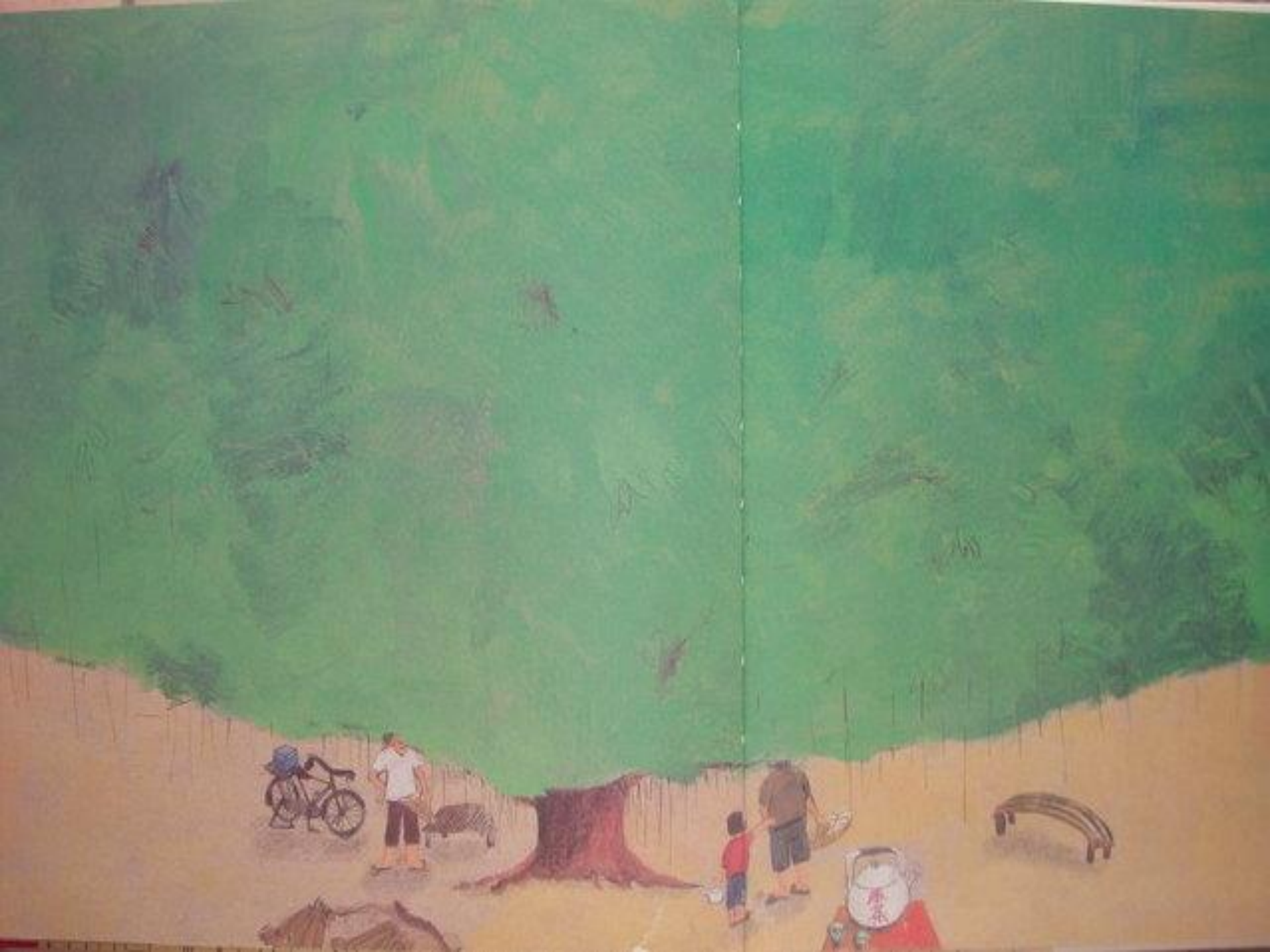
嬭說，那兒應有「奉茶」水桶，我們可以添水，順便歇一歇腳。

好涼的榕樹，把老虎太陽變成貓。長長的榕鬚在我頭上拂來拂去，讓人不禁想打瞌睡。

「叮鈴鈴——噹，叮鈴鈴——噹！」

不是做夢，是「枝仔冰」伯踩著腳踏車從路的那頭出來。手搖鈴掛在車把晃來晃去，鈴鐺自個兒搖得叮鈴鈴的響。

他也在樹蔭停下，車後座的正方形冰桶蓋得緊緊的。他摘下斗笠搧風，與阿嬭互相打了招呼；喝一杯「奉茶」桶的水後，掏出煙來抽。



「有夠熱，強強欲（快要）剝皮哩！」他說，問阿嬤：「生意好不？」

「總是按呢（總是如此），」阿嬤說：「卡輸（較輸）你賣枝仔冰！」

「同款（一樣）啦！」他說，眼睛瞄了扁擔上的那支掃帚，問：「一支多少？」

「五元。」阿嬤說。

「嬤——，」我拉了拉她的衣角，小聲問：「阿嬤，好不好……？」

靜悄悄的，大家沈默著，好像什麼事都不會發生。「枝仔冰」伯站起來，踩熄

煙蒂，看來是要走了。





他打開冰桶，我彷彿看到一陣彩色冰煙像孔雀般飄出來。接著，他取出三支缺角的枝仔冰——正確的說，是兩支半，其中一支溶掉大半了。

他遞給阿嬤兩支，說：

「剩這些，逗呷呷也（幫忙吃），卡贏溶了了（比溶光好）！」

阿嬤先是推辭，後來說：「安捏啦（這樣啦），這支掃帶折給你！」

又靜悄悄地，因為我們三個人在吃冰。阿嬤吃一支不太完整的李鹽冰，我吃一支不太完整的鳳梨冰，阿伯吃那支最不完整的芋仔冰。

吃完，他長長的「哦」一聲，唱山歌般，說：「今日真順利啊！」黝黑的臉上露出笑容。





可不是，當他把掃帚綁在冰桶上騎車離去時，那悠閒的背影，好像車

後座載了一隻漂亮的孔雀。

我和阿嬤嘴裡含著枝仔冰棒往回家的路走，後來我把兩支枝仔放在口袋，其

實，沒放多久，當我們又經過那坨牛糞時，我決定留給牛糞作紀念。



我採了一片葉子，小心的用兩支枝仔撐起來，

再插入糞堆，幫糞金龜搭了一座工寮。

我想，牠的工作也是很辛苦的。





問題與討論

1. 文章中，有哪些描繪秋割美景的摹寫句？

問題與討論

2. 請找出文章中的譬喻句。

問題與討論

3. 說一說，村婦是如何綁掃把的？

問題與討論

4. 作者和阿嬤去賣掃帚，沿途發生了哪些事情？

問題與討論

5. 書中介紹的台灣早期的農村生活用品中，你最感興趣的是什麼？為什麼？

問題與討論

6. 你喜不喜歡農村生活？為什麼？